

Sri

次贷危机和全球粮食危机背后是道德危机



廖建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建民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去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其影响不仅局限于美国,还波及到了全球范围,并引起了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动荡,次贷危机也发展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次贷危机使得美国金融体系内产生了严重的信贷紧缩和流动性紧缩,次贷的衍生产品交易向全球范围的风险转移和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也使得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到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

次贷危机产生了信贷紧缩现象。因为,次贷危机发生后,很多按揭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银行对不良资产的拨备减少了股东权益。同时,为了满足它们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只能到市场上融资或者减少贷款。

但是,除了花旗和瑞银等大型银行能从全球资本市场中获得融资外,目前绝大多数的地区性银行已难以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唯一办法就是削减信贷。当绝大多数银行都开始削减信贷后,信贷紧缩的情况变得非常严重。

虽然美联储数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已从2007年9月的5.25%下调到了2%水平,但大多数人的借贷成本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了。因为,先前的信用记录无法获得信贷,或以同样的信用记录去借钱时利差已严重扩大。

次贷危机产生的另一个现象是流动性紧缩。因为,目前没有人愿意购买交按的相关产品,市场上没有相应的交易价格,大多数产品只能以模型定价,导致市场迅速失去了流动性,金融机构之间也不再互相信任,甚至连银行的商业票据都发不出去。当金融机构的债务不断到期但又没有能力在市场上继续获得融资时,自然就导致了流动性危机。

另外,美国会计制度的变化加剧了这场危机。在旧会计制度下,许多资产以成本计价,美国新的会计制度(去年11月15日起实施)将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资产按

无论是将次贷危机转嫁给全球金融市场,还是全球粮食危机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都反映了美国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政策的重商主义的回归。为了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不顾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相关利益。

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粮食危机背后昭示了目前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已经在市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道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危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描述为为了获利而可以置伦理道德于不顾。

市值计价,第二类资产按估值入账(但要公布估值模型),第三类涉及质素较差及难以评估价值的资产由公司自行假设资产价值,但须作大额拨备。当市场急剧变化后,第二类和第三类资产都需要作大量拨备并冲减股东权益,由此导致了信贷和流动性的进一步紧缩。比如,贝尔斯登的困境并不是因为资本不抵债,而是因为缺乏流动性。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美联储在大幅削减利率的同时,还通过以按揭证券为抵押或通过贴现窗口向金融机构提供借款。此外,美国也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今年2月13日实施的退税法案等。这些政策对稳定市场和恢复投资者信心,应该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流动性紧缩的状况来看,可能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尽管在房价未稳定前,次贷危机本身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但是,美联储采取的这些政策措施,加剧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美联储降息及美元继续大幅度贬值,迫使其它主要货币急剧升值。例如,2000年以来,美元对欧元最大贬值幅度约60%;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来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17%。汇率变化引起了全球资金流动,又影响到了全球资产价格变化,进而影响到了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粮食危机: 另类战略资源争夺战打响

美联储的救市措施,引起了国际商品市场动荡。由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交易也都以美元计价。在供求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元贬值导致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

200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究其原因,除了供求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外,美元贬值、次贷危机后金融衍生品市场萎缩,使得大量资金涌入了大宗商品及农产品期货市场,这是导致大宗商品及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了全球经济,更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2007年国际小麦价格上涨58.5%;2007年国际大米价格上涨26%,今年前四个月又上涨了51%;2007年国际玉米价格上涨

43%,今年前四个月上涨29%。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33个国家将会出现粮食危机。最近,很多大米出口国宣布禁止大米出口。粮食危机在贫穷国家如朝鲜、海地等已引起了人道危机。同时,粮价上涨还推升了全球性通货膨胀。

导致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因素很复杂。第一是人口增加。目前全球人口约为65亿,联合国人口司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0亿。现在,全球的人口年增长率是1.1%,但粮食消费的年增长率是1.69%;第二是消费升级。人们的消费升级,更多的肉食消费意味着消费更多的粮食。比如,消费1公斤牛肉,约等于消耗掉6公斤的饲料粮;第三是人均耕地的减少。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减少,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目前除了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一定会占用大量的耕地;第四是气候暖化。全球暖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已越来越大,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性现象。

除了这些因素外,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与美元贬值和美国能源政策有直接的联系。2007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新能源法案,除要求加强节能以外,还要求生物能源从2007年的60亿加仑增加到2022年的360亿加仑。60亿加仑生物能源意味着去年美国约有5000万吨的玉米被用于制造乙醇。到2022年,生物能源达到360亿加仑,意味着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将有3.59亿吨玉米要被用于制造乙醇。

目前,美国的小麦、玉米、大豆产量要占全球产量的40%左右,但美国玉米出口量要占全球出口量的70%。如果美国的大部分玉米都用于制造乙醇,这对全球粮价的影响将是十分显著的。

粮价上涨的全球性影响是巨大的,但粮价上涨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一个战略研究机构认为,将来粮食可能成为比石油还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性粮食危机都表明,目前市场中已充分反映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道德危机。其实,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道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危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曾非常典型地刻画了现代资本主义本质:资本主义就是要以可靠的、理性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增加的利润。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就是要增加个人财富,这是一个人的天职。

美国立国之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这样总结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第二,切记,信用就是金钱;第三,切记,金钱

具有孳生繁衍性;第四,切记,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然后,他讲,诚信、守时和勤奋,都是一种美德,它们都很有用,因为,有用才是美德,如果它们没有用,这些美德纯粹就是一种浪费。他进一步论辩道,如果一个表面的或者伪装的诚实能有用,那只要有这种表面的诚实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真正的诚实,过多的美德就是浪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人的道德是虚伪的。

美国作家费迪南德·古恩伯格认为,美国的哲学、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他论述道,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要可能,就会有置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无情的获利行为。在与外国人或非同伙打交道时,贸易就像战争和海上掠夺一样,无法无天。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存在和体现的地方,他们就会创造出它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实现它自身的目的。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违反事实的”。

同样,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也表示,人生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判断。至于说到西方社会中很多富人在临终前将巨额财富捐给教会,其实是为了救赎他们心灵上的愧疚。

因此,当我们对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深刻认识后会发现,信用危机的背后是道德危机,道德危机却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为了获利而可以置伦理道德于不顾。

在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到金融资本发展阶段后,这种不顾伦理道德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和冷酷无情都贯穿到了金融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且永远也不会消失。

2007年10月,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斯蒂文·米姆在《创造者的国度——资本家、骗子和美国的立国》中,曾生动地描写了美国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时期美国金融史上金融欺诈滥行的情况。在那个时期,美国没有统一的货币,各家银行可以自己发银行券,客户拿着银行券就可以到银行兑换黄金或白银。但是,当时却有很多人伪造银行券,有的还伪造银行,甚至还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银行搬到非常偏僻的山区,被称为“野猫银行”。

因为,银行搬到非常偏僻的山区,客户拿了银行券却不知道哪儿去兑。所以,斯蒂文·米姆将美国称之为“欺诈者的国度”,说美国立国的过程就充满欺诈,特别是金融欺诈。

在金融欺诈引起很大恐慌以后,英国作家马利亚特曾做过专门考察,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信贷健康期间赚取的利润要远远大于金融欺诈所带来的损失。

也许,信贷使美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信贷也将使美国继续繁荣。但信贷扩张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不顾道德的金融欺诈。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只是这种金融欺诈行为,从过去的明火执仗的抢劫,变成了造假、估值、造假的估值师和造假的信用评级机构,变成了巧立名目的各种金融产品

及杠杆式的过渡融资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本质都是与信贷有关的一系列金融欺诈。

深化认识才能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廖建民

目前,我们应当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精神及金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国家经常打着各种旗号,但背后隐藏的实质却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有深入认识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我们才能在应对目前次贷危机和粮食危机时,制定出相应的积极对策。

第一,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道德危机基础上,要进一步认清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的经济影响。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处处体现了美元霸权。但是,美元币值的稳定与否完全要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需要,要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币值稳定与否的后果却要由全球来分担。

近几年来,日本一直在研究“失去的十年”,对美元霸权有切肤之痛。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于是,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当年,美国

对日本提出了四个问题,这与目前美国对我国提出的四个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货币太弱;二是金融市场不开放;三是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优势,也就是出口导向,出口占的比例太高;四是储蓄投资不平衡。美国认为,这四个问题构成了对全球经济稳定的重大威胁。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开始升值。在1984年至1988年间,日元兑美元从260日元兑一美元左右,一度突破100日元兑一美元,日元升值幅度很大。日元汇率升值,引起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使得日元资产产生了巨大泡沫。以房地产为例,当时日本东京市皇官的地价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州地价,东京市的地价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地价。那时,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得的每股股价最高时曾达到350万日元,公司股票市值曾超过了整个德国股市市值。在日本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破裂以后,引发了日本经济的严重萎缩,使日本经济元气大伤,十年都未缓过劲来。

当前,我国也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样压力,这集中体

现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和贸易平衡等方面。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应在立足和认清国情的基础上加以积极应对。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应始终坚持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合理升值防止输入型通胀,合理调节国际收支,同时避免因升值过快过大引起热钱的大量流入推高资产价格、变相推升通胀,并严重削弱出口竞争力、造成出口企业困难、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稳定等情况的出现。

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一方面,我们应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把握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认清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真实实力和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业国际化的真实差距,避免金融市场过度、过快开放对金融业带来系统性风险。

在贸易平衡方面,我们既要适度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更要关注贸易项下的资本流入,要强化资本项目管理,防止热钱涌入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及由此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

第二,对全球粮食危机背后的战略讹诈要有清醒的认识。

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就是利益诉求。在美国,已有战略研究机构提出,要把粮食作为一项战略性资源,甚至要视为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如果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就可能会出现以粮食作为战略性资源的战略讹诈。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粮食供求基本保持平衡,但从长期看也面临着供给偏紧的挑战。所以,我们保护好耕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这是涉及到民族未来的一个战略问题。我国现在人均耕地1.4亩,只有全球人均耕地的40%,总体上耕地还在减少。保护好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的命脉,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我们子孙后代。

在保护好耕地的基础上,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少、人均水资源短缺的大国,加大农业投入是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必不可少之路。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是非常有意义

的。因为,只有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才能在减少耕地或者耕地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的产量,稳定粮食的供给。

在国际粮食危机面前,我们之所以能从容镇定,就在于我们的粮食供给还比较充分,目前我们的粮食储备在2亿吨—2.5亿吨之间。另外,主要农产品如大米、小麦、玉米的供求也基本保持了平衡,大量进口的农产品仅为大豆。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贸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問題。因为,如果一旦出现了全球性的粮食供给短缺,粮食就会成为战略讹诈的工具,国际贸易不仅解决不了粮食安全問題,而且还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

金融安全和粮食安全关乎于国家安全。从认识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来看待当前的次贷危机和全球粮食危机,或许能为我们应对国际挑战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察视野,帮助我们制订出正确的金融政策和粮食政策(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抵御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今日看板

全球经济是否应该告别美元回归金本位

◎亚夫

全球石油价格暴涨、粮食价格暴涨、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跟谁有关?跟美元有关;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贸易结构失衡、金融与资本市场结构失衡,跟谁有关,跟美元有关。更进一步看,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热点地区增多,跟谁有关?也跟美元及其发行国美国的作为有关。在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美元作为某一国家的货币,已不是一种稳定的、负责任的、对全球经济与贸易能保持合理结算关系的货币,也不是一种能稳定全球预期预期的货币。在经济多极化时代,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是否应该告别美元,回归黄金本位,或者用其他更合理的方式进行国际结算?已是全球经济界、金融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美元的波动,曾多次给世界经济带来一系列麻烦与问题。远的不说,近两年美元的持续贬值,就造成了全球经济在多个领域、多个地方、多个环节的持续动荡。首先是石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造成了极大困扰,甚至打乱了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步伐。现在,粮食价格又急剧暴涨,甚至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社会动乱,也跟美元因素有关。而这一系列基础商品的价格暴涨,更使全球经济蒙上了通胀的阴影。

美元的贬值,不仅打乱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秩序与供求关系,尤其是在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业已形成的价格秩序和赢利关系,使不同产品的赢利格局不得不重新洗牌,同时也使相关国家的生产要素结构与利益格局直接受到影响。另外,更为严重的是,还引发了国际投机热钱的肆意流动,造成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持续动荡。而这一切除了有利于金融大鳄及其所在国之外,对没有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美元的问题,不仅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而且也使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不得不无奈地负担着美国国内经济调整的成本,并且这种负担什么时候能结束,也因美元关系,要由美国经济说了算。这种不公平、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既是无奈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本来是其国内问题,却因美元及其建立在次贷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品问题,使美国能够把国内经济矛盾转嫁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承担其经济调整的成本。

美元对世界经济影响如此之大,而又不能完全担当起作为国际货币的应有责任,不得不让人对它的地位与作用产生忧虑。其实,历史地看,美元并非天然的国际货币,也并非必然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肇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至今也不过60多年。美元之所以能取代黄金获得如此地位,有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美元币值的稳定。但自1960年代以来,美元多次出现危机,特别是近几年美国赤字巨大,美元持续贬值,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预期,成为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大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应该考虑告别美元,回归黄金本位?或者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来衡量国际货币关系?例如,寻找更有效的货币组合方式,来维持世界经济与金融秩序、稳定全球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尤其值得考虑的是,在经济多极化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把发展状况不同、差异很大的经济体及其相互间的经济金融关系,拴在美元这样的单一货币上?

退一步讲,也许从影响力看,美国经济现在占全世界的比重毕竟还很大,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改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国既然享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诸多好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至少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给国际社会以比较稳定的预期。这对美国来说,也许不是不容易做到的吧。而美元如果能走出颓势,保持相对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许要平顺一些。全球老百姓,也许会少受点煎熬。